

争议与共识:资金“卡脖子”下社会组织的融资困局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100多名员工、年项目资金超千万,却有200多万流动性缺口,跑遍银行无一家放贷!”几年前在厦门调研时,社工机构负责人的无奈倾诉,让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周玲看到了社会组织融资痛点。

如今,作为民生服务重要力量的社会组织,频遭资金“卡脖子”——政府购买资金拨付延迟、额度压缩,加上社会捐赠波动,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其生存发展的核心瓶颈。当“非营利”属性撞上刚性资金需求,贷款对不少社会组织而言,早已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关乎能否持续运转的生存必答题。

“想贷贷不到”成普遍困境

“30年前我刚进入公益行业,前辈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公益事业是比企业更长久的事,必须有恒心才能稳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杨团对记者回忆道。

如今,杨团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更多印证。周玲带领团队发布的专项调研显示,有45.54%的机构明确存在借贷需求,其中86.6%是直接服务民生的社会服务机构,近三分之一的机构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过贷款。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社会组织的贷款需求不是个别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刚性需求。”周玲分析道,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分批拨付或延迟拨付带来短期流动性缺口;拓展

“当‘非营利’属性撞上刚性资金需求,贷款对不少社会组织而言,早已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关乎能否持续运转的生存必答题。”

新业务、进入新服务区域需要启动资金;社会组织长期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入或团队建设资金……这些都是社会组织的贷款需求。

然而,“有需求”与“能获得”之间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调研数据显示,在有借贷需求的社会组织中,82%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遭到拒绝,57%的机构需要通过第三方代理机构尝试对接,最终成功获得贷款的社会组织中,92%是以机构法人、中层管理人员个人名义申请的,以社会组织名义获得贷款的比例仅为8%。

“银行一听说我们是社会组织,第一反应就是非营利机构为什么要贷款?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运营模式,觉得我们只靠捐赠就能生存,完全忽视了我们政府购买服务收入、服务费等稳定的现金流。”周玲转述了多位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无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郑路指出了更隐蔽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家庭债务时发现,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了维持机构运营,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消费贷、信用卡,甚至通过互联网平台贷款。这些贷款利率高、期限短,一旦机构资金回笼出现问题,负责人就会陷入个人债务陷阱。”

消除“身份焦虑”

“社会组织贷款难,最核心的



《中国社会组织贷款现状、需求与银行贷款可及性评估报告》发布现场

问题是身份不合法吗?不是!”杨团直言,社会组织借贷面临的首要障碍是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模糊性。

记者查询到,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至今仍在执行,其中明确规定银行贷款对象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未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

2024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将贷款对象扩展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的分类相衔接,理论上包含了社会组织,但文件中没有明确“非营利法人”是否属于社会组织的适用范围。

“这就给银行留下了极大的解读空间。”周玲说,银行出于合规考虑,往往会选择从严把握,直接将社会组织排除在外。

杨团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修订《贷款通则》,明确将社会组织(非营利法人)纳入合法贷款对象范围,同时由民政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细化社会组织贷款的具体操作规范。

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

究中心副主任刘澄清进一步分析,银行的信贷逻辑主要围绕盈利型企业设计,偏好有抵押物、现金流清晰、风险量化的优质客户。“而社会组织普遍缺乏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财务数据未接入金融系统,加上政策层面对社会组织借贷资格的界定不清晰,银行既担心违规,又难以评估风险,自然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拒绝放贷。”

破解“评估难题”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还款来源主要是销售收入;而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有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收入、服务费、会费等现金流,还款能力并不弱。

“银行用评估企业的标准来评估社会组织,就像用秤去量长度,根本不对标。”郑路表示,社会组织现金流数据没有接入银行的信用评估系统,这让银行查询不到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回款进度等信息。“此外,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信力也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银行只能用‘有没有抵押物’这个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自然大部分社会组织就被拒之门外。”

周玲团队在调研中发现,87%的银行认为缺乏社会组织信用数据是拒绝放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此,她提出构建面向社会组织的专属征信评估体系,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估其信用状况,如:项目能力,承接政府项目的数量、履约率、回款周期等;服务质量,参考服务对象满意度、行业评估等级、媒体报道等;财务健康,关注年度收入稳定性、支出合理性、现金流状况等。“通过多维度来全面评估社会组织的还款能力和风险水平,而不是只看有没有抵押物。”

周玲补充说,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打通数据壁垒。

例如,浙江某市民政局与当地银行合作,将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年检结果、评估等级等数据接入银行系统,银行可以直接查询。当地一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就是凭借3年稳定的政府购买合同,获得了50万元贷款,用于购置养老设备,年利率仅4.8%,比个人消费贷低了近一半。

一些地方层面的试点经验也证明了政策明确的重要性。2013年,深圳市在政府牵头下,由建设银行推出“融e贷”公益金融项目,专门针对社工机构资金短缺问题。当时,相关部门明确表态支持社会组织贷款,银行也敢于尝试,首批有6家机构获得1500万元授信,到2015年授信总额已达1亿元。此外,建设银行在部分分行试点“公益贷”产品,针对社会组织的特点调整了评估标准。这些尝试虽然规模不大,但为行业积累了经验。

“这充分说明只要政策明确,社会组织贷款并非不可行。”周玲表示。

贷款是生存与发展

“我们机构承接了社区养老项目,政府购买资金要分三次拨付,每次间隔3个月。但人员工资、场地租金每个月都要付,没有贷款,根本撑

不到资金到位。”一位社区养老机构负责人的话,道出了很多社会组织的心声。

而对于想拓展服务的社会组织来说,贷款更是不可或缺。“我们想在郊区开一家普惠性幼儿园,需要装修和购置设备,前期投入要200多万元,没有贷款,这个项目根本无法启动。”

“社会组织贷款不是银行单方面的事,需要政府、行业、社会各方共同搭台,才能化解风险顾虑,形成良性循环。”杨团强调,政府在其中应发挥“引导者”和“风险分担者”的作用。

她建议,一方面设立国家级和省级社会组织融资担保基金,参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做法,为社会组织贷款提供风险补偿,当社会组织出现违约时,担保基金承担部分损失;另一方面将社会组织贷款纳入小微贷款贴息政策范围,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贷款给予利息补贴,降低其融资成本。

“现在社会组织面临的情况类似,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工具,降低银行和社会组织的风险,让双方都有勇气尝试。”杨团感慨道。

刘澄清认为,银行需要转变观念,看到社会组织贷款的潜在价值。可以先从与政府合作密切、回款稳定的社会组织入手,比如承接养老、托幼项目的机构,开展小范围试点,逐步积累经验后再扩大范围。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而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对于社会组织自身而言,周玲认为需要提升内功,增强融资能力。

“短期来看,应该明确非营利法人贷款资格,建专属征信、创新信贷产品;中期打通数据、推多元支持政策;长期要构建适配普惠金融生态,形成政策、金融、组织的良性循环。”周玲说。

美育教育:探索解决乡村儿童成长困境新路径

■ 本报记者 皮磊

“吃饱穿暖就够了吗?”近年来,伴随着一些涉及乡村儿童负面事件的发生,在物质层面关怀之外,有关乡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发布的《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显示,21.5%的农村学生有轻度抑郁风险,8.1%的农村学生有抑郁高风险,农村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高于以往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报告指出,由于情感支持缺失、专业心理资源匮乏、校园欺凌、低龄寄宿等叠加压力源的存在,乡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较城市儿童更为突出。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2023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提出,以美育浸润学生,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来自社会力量的实践和探索也证明,美育教育对提升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美育都是字节跳动公益平台重点关注的议题。为更好整合各方资源,今年6月,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发起“抖音美育未来计划”。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筹款超250万元,在41所乡村学校落地,为46774名青少年提供了优质美育教育资源。从内容共创到技术赋能再到多方联动,一场有关美育教育的探索就此展开。今年8月,由字节跳动公益、杨澜和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阳光未来儿童美育计划”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以公益专项IP共创+内容抖音首发的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并筹款,为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儿童提供美育课,进而探索解决乡村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

缓解乡村儿童情感困境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小田小学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学校只有120余名学生,其中大部

分为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和管教,很多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

“孩子们在家玩手机‘废寝忘食’,迷上了游戏,怎么办?”2020年,在一次家长会上,许多家长尤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们向学校老师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这让老师犯了难。当时,李海在小田小学教六年级语文并兼任班主任,热爱音乐的他随即萌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组建一个小乐队,让孩子们用“玩音乐”代替玩手机?

李海是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爱好音乐,但由于音乐课在农村学校不太受重视,他在学校的安排下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出于对音乐的爱,他希望通过音乐的影响来改变孩子们的现状。最初,李海自掏腰包购买了50支竖笛分发给五六年级的孩子们,并利用课余时间教他们吹奏。后来,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李海和校长共同争取资金,购买了电贝司、架子鼓、电子琴、电吹管等乐器和音响器材。

“高个子的李樑才,原本喜欢打闹,开始吹竖笛后,居然安分了下来,后来顺利考上了平江一中,成为其他孩子的榜样;主唱沈屹东,在乐队里一天讲的话比在家一星期讲的都要多;腼腆不爱笑的影响南,可以勇敢地微笑着上台了……”

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李海更坚定了用音乐影响孩子的想法。2023年12月,在他的争取和对接下,“大山里的音乐课堂”公益项目在平江县的乡村学校落地。这是一个专门为中西部偏远乡村儿童开展音乐教育的公益项目,通过为乡村小学建设音乐教室、开展音乐教师培训、组织音乐展演等方式,推动县域乡村音乐生态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由贵州省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发起,2022年2月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正是有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更多资源得以落地乡村学校,更多乡村学校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从中受益——2022年7月,李海带领乐队的孩子登上了央视舞台,让乡村音乐教育得到更多关注。后来,李海被调到平江县大桥中学当专职音

乐老师,并在附近几个小学走教。而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推动下,大桥中学也顺利成为“抖音美育未来计划”落地学校之一。

“由于亲子分离、情感表达渠道缺失等原因,乡村儿童尤其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而美育教育是缓解乡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情感困境的重要方式之一。”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运营负责人叶亮表示,“美育教育已被纳入国家教育方针,但由于社会认知不足、专业师资力量匮乏以及教学理念陈旧等原因,一些乡村学校在美育教育方面还面临很大挑战。”

叶亮介绍,在此背景下,字节跳动公益发起“抖音美育未来计划”,希望发挥内容与技术优势,号召创作者、爱心商家、公益机构等共同参与,通过美育普惠项目、美育优质内容与美育品牌活动,拓展美育场景,提质美育课程,打造可持续的美育教育公益模式,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情感链接,学会表达爱与自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感教育,我们希望通过美术、音乐、诗歌等不同的教育方式,帮助乡村孩子建立情感的链接,学会自爱和爱他人。”

在抖音平台,有关美育教育的话题播放量累计超过15亿,众多知名艺人、歌手和机构在抖音开展公益直播活动,助力乡村美育教育。此外,有4000多家爱心好物商家通过20000余件爱心商品,为“抖音美育未来计划”累计捐赠近70万元,并联动抖音生活服务开展六一童趣生活节等专项活动,带动多个品牌参与,为乡村地区落地11间美育教室。

公众认知不足仍是一大障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健全面向所有人的学校美育育人机制,缩小城乡差距和城乡差距,让所有在校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整体推进各级各类学校美育发展;加强美育的社会资源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学校美育教学服务。

该意见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开展美育公益项目,这也为更多社会力量支持开展美育教育提供了指引和方向。

位于重庆南岸区广阳镇的东港学校,是一所面临生源流失的九年一贯制乡镇中心校,每个年级仅有一个班级。2024年年底至2025年年中,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走进该校,开展艺术共创项目。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12岁的朱蕊馨(化名)引起了志愿者的注意。由于母亲打零工,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缺乏与父母的日常沟通导致她习惯沉默,很少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她平常和妈妈情感交流比较少,妈妈也不会过问她在学校发生的事情。”项目志愿者说。

后来,在志愿者引导下,朱蕊馨向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将自己内心的感受融入到了竹筒礼物创作中,并鼓起勇气与母亲分享了创作的想法。“妈妈听后十分感动,并表示自己会注意多和女儿聊天,了解她的想法而不只是关注她的成绩。”

缺乏与父母的情感沟通、长期压抑自己的心理诉求,是很多乡村儿童尤其留守儿童真实的生活写照。“乡村儿童的生活环境与城市儿童相比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说留守问题、隔代教育问题以及低龄住宿现象等。这些问题就导致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就我们的观察来看,他们身上展现出非常的那种孤独感和自卑感也是非常明显的。”

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段昉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谈道,作为一家长期关注乡村儿童艺术教育的基金会,他们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在缓解儿童焦虑、平衡乡村教育资源缺失以及改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精神状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公众认知不足以及误区仍是推动美育教育公益项目落地的一大障碍。”

在宁夏银川唐徕小学,8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动员艺术家志愿者走进当地,和孩子们一起,用学校周围的稻草和柳柳枝做了一个属于

孩子们的“心灵小窝”:孩子们用自己的旧衣物缝制成柔软温暖的抱枕,用河滩的石头作为象征新生的卵,并在石头上画下他们对未来的期许。这一名为《拥抱·禾粟之梦》的艺术装置,最终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呈现在公众面前,更多人通过这一作品了解到了乡村儿童的心声。

段昉表示,美育教育主要是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情感发展以及心灵成长,其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很多人一提到美育或者艺术就觉得是高高在上的,甚至是与乡村教育格格不入的,需要很高的门槛。“其实美育在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开展项目大多是就地取材,通过对在地文化的挖掘增强孩子们对自我以及文化的认同感。”

今年8月,由字节跳动公益、杨澜和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阳光未来儿童美育计划”在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以公益专项IP共创+内容抖音首发的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并筹款,为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儿童提供美育课,进而探索解决乡村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希望通过与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的合作,整合更多社会公益资源,共同倡导全社会关注乡村儿童美育教育,关注乡村儿童健康成长。”段昉说。

打造可持续的美育公益模式

记者了解到,“阳光未来儿童美育计划”项目预计覆盖1000余所县域学校,为30万名乡村儿童提供优质美育课,推动乡村美育教育从“硬件支持”向“能力建设”升级。自8月正式上线到10月10日,该项目累计筹款58.7万元。

叶亮介绍,日前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已发布两条深度纪录片,记录了杨澜与爱心大使陈赫深入云南石林长湖镇中心小学,探访阿诗玛儿童美育编排到演出的全过程,给公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现场体验感。平台还撮合了多位头部内容创作者,参与公益视频创作。此外,针对上述合作,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专门开发了一套公益项目页面,充分发挥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优势,从设计

元素、功能交互等多维度展现合作基金会在美育教育方面的特色。

“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深耕美育公益十余年,服务超30万名乡村儿童,拥有丰富的项目执行经验。名人公益则能够撬动更多圈内外资源关注,助力项目破圈。在此次合作中,我们将结合平台属性、充分发挥内容和技术优势,为合作机构提供筹款、传播、技术支持(如定制纪录片、公益专属产品页、AI课程等);阳光未来则负责课程研发与落地,形成‘IP共创+抖音首发’的差异化模式。”叶亮说。

截至目前,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已累计为10336人次一线美育教师提供了专业培训,超30万人次县域儿童从中受益。而在赋能、培育一线美育教师和志愿者之外,该基金会还研发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化课程体系——“爱的启蒙”儿童创新美育课程。这套课程体系共有4大主题、16个课题、200余课时,包括生命课堂、亲情课堂、同伴课堂和田野课堂。

不仅如此,根据项目学校的实际需求,字节跳动公益联合火山引擎、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完成了“智绘我的AI伙伴”美育AI示范课程研发,并开展了为期五天的骨干教师课程研发共创。该课程目前已进入试课阶段,于10月底完成优化,最终将融入“爱的启蒙”课程体系,面向项目学校进行推广。

区别于现有教育体系中的美术或音乐教育,美育教育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它需要跨越学科的限制,否则很容易陷入传统知识传输的思维里。段昉表示,公益机构开展美育教育的先天优势在于,其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视野,可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高效地开展探索和试验,为老师及学校提供参考借鉴。

“就乡村儿童成长的环境而言,美育教育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一种刚需。当然,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美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长期的。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产品化的路径,平衡乡村教育资源和乡村儿童成长需求,让更多人意识到美育教育的价值。”段昉说。